

南

嶽

總

勝

集

南嶽總勝集卷下

敘唐宋得道異人高僧 隱逸附

梁雙臺祖字仲遠吳人也居南嶽白馬洞幼而淳素不
喜多言凡所觀視及接親友皆毅然正容而待之人不
敢輕易者得泝流之妙往來荆襄一二百年人莫之測
復入南嶽遊五峯遇至人服霧炁之法久之入雲陽山
秦人洞居曰昔赤君曾降此山乃朱陵之陽也於是誦
黃庭玉經不輟弟子請之就邑之觀宇以便供侍先生
云經曰何不登山誦我書人間紛紛臭如帑吾謂臭帑
之所万境紛紜外則六鑿相攘內則三彭所擾昔魏夫

人傳此玉經而東遷陽洛而成道代不乏人但恐虛之不極守之不篤則道無由成矣數年而入九疑山白馬嵒悠然而住曰吾始於白馬洞而今終白馬嵒必吾反真之地夫馬乃乾健浩然之炁白爲見素還元之方吾居焉忽一日謂門人曰吾將入室之後若有天炁異常速來報吾翌日中午四炁澄清弟子報之而索沐浴焚香寂然歸真俄而輕舉遺帔於木杪時則貞觀元年夏四月也嵒中臥席并坐壇經二百餘年而不潰弟子致之於觀真堂中供養

廖冲字清虛梁大通三年居連山郡以才德見稱爲本

郡主簿後辭其印綬遊探道要居嵩高山久之過荆渚
公安二神作妖起風浪阻船遂伏之令護船而渡至南
嶽於融頂遇太平真君傳道要復謂二神曰吾居柳陽
作丹可爲吾守鑪他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歸鄉常乘
一虎執蛇爲鞭年一百餘光天二年風雲晦冥而昇舉
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也生五七歲能詩凡所作皆塵
外意十五好道裝遇至人傳金丹胎息周訪名山負道
書百餘卷常云欲昇南宮先度朱陵迤邐訪洞陽過嶽
麓瞻鄧真人之像曰此山乃朱陵之一福地夜遇真人
傳火鼎之術貞觀年泝瀟湘躬禮注生行法驅邪邦鄉

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鍊火鼎之術化黃白而外鬻之修其觀宇爲之一新侯王禮敬請爲法主皆北面而事之後選其幽勝以鍊神丹凡經三壇方始鍊就後服之於宏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留汝等精懃將有所繼遂尸解香氣滿室似有清音盼於戶外經時而止

張惠明趙郡人結庵於中條山受法於元真觀常以呪禁驅馳精魅後往長安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功濟德備道學超羣凡諸就席皆章甫之徒太宗詔之內殿致醮有感後乞歸山林上允勅住南嶽封妙濟大師

忽一夕遇南嶽右英夫人傳抱一守真三五混合之要
行之一紀復詔之西嶽以便問事後尸解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養一靈犬常夜行次其犬銜
其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自奮身作猛噬
之勢詰旦東嶺有一大蟒長數丈許張口呀氣毒燄熾然
侍者請避師曰死可避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
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
倏然不見又一夕有盜犬亦銜師衣語盜曰草舍有可
意物一任取去盜感其言皆去

何尊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龍朔中居衡嶽不顯名氏其

顏若四十許行步如飛常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慕
去無所歎僅百餘年人常見之狀貌不改或問其氏族
及年壽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何何時人
號曰何尊師衣弊履穿其心浩如也逸人田虛應鄧虛
中嘗請曰尊師卒無言何以開悟學者則曰知不知者
上不知知者病誰能鑿混沌之竅遺自然之理耶遂杖
藜而入林中須臾羣虎隨之不復見開元中司馬承禎
遊南嶽祝融峯曰當有高仙處之何氣色之秀異若此
已而見尊師於林中出承禎致禮造問則據石而坐若
無所覩時不見答而退歎曰此可謂才全而德不形者

也乃建庵於峯頂延之尊師就止復不出觀察使呂渭
即其廬請傳符籙張太虛田虛應鄧虛中師事之皆不
得其旨天寶二年下元日有雲鶴翔空異香芬郁謂弟
子曰吾去之後當舉之於紫蓋南峯盤石之上遂化顏
色不變弟子乃環衛行遷神之法中夕聞雷震聲即失
其所在衡陽太守蘇務廉文其碑在銓德觀

唐則天朝徐敬業楊州相亂則天命討之軍敗而遁敬
業素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
斬其元以爲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
結庵耕鑿不通人事乃削髮爲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

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嶽衡嶽寺
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請集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
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
於大孤山精懃修道今將命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
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
薛季昌漢州綿竹人世皆宦族季昌幼不好榮不如葦
常布素酷於山水一日遊青城父母謂不遠而從之遂
南遊桃源後遇正一先生於南嶽受三洞秘錄研窮真
要屢感高真密降明皇詔每問道德而談辯通博上喜
之久乞回山上命賦詩贈之序曰練師志慕元門棲心

南嶽及登道錄忽然來辭願歸舊山以守虛白不違雅志且重精修若遇至人靈藥時來城闕也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宜傳秘訣來候仙輿季昌住九真降聖觀復華蓋舊隱修鍊丹成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今夕有真之會余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不復回後建凌虛宮

鄧紫陽撫州南城人初居麻姑山後因省親山下逢大蟒攔路步罡而逐之蟒化爲劍遂得劍佩之性愈剛毅常負濟世之才每憩於溪壑之間誦天蓬呪不輟北帝

遣神人授劒法遠訪南嶽朱陵謁青玉光天二壇禮鄧真人夢有所感有劉有宗師之求傳禁咒而謂之曰石廩倒洞夕陽迷津山魃羣居昔吾祖駢之已經三百餘年今以生氣不正此類承之襲人汝後建壇辟除兼內養浩然方冀仙階矣後明皇詔紫陽因內殿建醮破胡番封爲天師後尸解有宗依法建壇院於石廩下逐郡兇奔他山

田虛應字良逸齊國人賦性朴拙吐露無忌諱開皇時侍親於攸縣以喧冗遷於南嶽躬耕於紫蓋峯下以盡子職凡五十餘年母既即世乃遊五峯放志自適龍朔

中州牧田侯於衡嶽觀建降真堂以居田于乘贊以分
璧所受上清大洞法錄自正一先生傳 天師天師傳
虛應既承道要涉歷雲水爲友善者惟蔣含洪時呂渭
陽馮皆使湖南嘗就訪高論潭州旱祈雨久之不獲召
虛應蓬髮弊衣至郡無言雨自下又嘗久雨不止郡守
建壇于衡嶽觀默然岸幘而坐洎昇壇即霽元和中東
入天台不復出憲宗時詔不起有歐陽平者道學亦高
常師事之一日夢三神人各持金鑪自天而降若有所
召密謂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必繼之未幾虛應果
羽化蔣亦繼往門弟達者棲瑤馮惟良香林陳寡言方

瀛徐靈府三人盡相聯而尸解

李思慕成紀人與東楚董鍊師白先生結煙霞之友周遊三湘名山後訪南嶽五峯雖師範不同而各有指歸白既於石鼓上昇思慕入京師高力士佞吳筠而進之於明皇答問稱旨後乞歸山上厚賜錢行注清淨經行於世後元化於紫蓋峯惟董混迹於衡陽後洞常以呪術治人病若有酬之者爲酒一醉爲妙於是凡醒時醉臥衢路或溪谷遇驟雨而衣不需凌嚴霜而皓如也數年巡門告人曰各好將息人皆訝之亦於後洞尸解如蟬蛻也唐杜甫有憶昔行詩末句云更訪衡陽董鍊師

南游早鼓瀟湘柂

薛幽棲蒲州寶鼎人也性沈靜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好問方外事開元中及進士第年始弱冠調官陵郡尉秩未滿有林泉之興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久之遊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而道炁愈充天寶初復遊南岳卜修真之地乃晦其名氏於五峯之下游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繫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其於三洞經誥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稟受日集于左右而師辯論宏博隨其性根各有發明進元微論三卷上明皇稱旨賞其達悟未幾尸解注靈

寶於世今凌虛宮有天香臺乃注經之所曉夕雲煙起如香繚繞

唐若山魯郡人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開元中出守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好長生之道令弟若水爲衡岳道士與兄同得胎元谷神之要嘗詔入內殿後求歸山詔許之若山後揚子江中乘五色霧而仙其弟尸解於南嶽

申泰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因守官湖外世代寓居長沙後散徙四方其遠近欽慕泰芝卜居邵州仁風村柳塘數世皆修慈惠自幼復處不與親友交好讀書常

清儉遊息南岳訪神仙之事一夕於融頂遇真人傳金丹火龍之術歸煉丹雲山之北余胡之頂積有年矣大藥已成功行俱備而能乘虛神遊隱顯出入綽有神異人不可測開元二十六年歲在戊寅八月十六日明皇詔近臣曰朕昨宵中秋夜寢夢有神人告朕言湖南邵州雲山有道人煉丹得仙若禮遇之可爲國歸

宰相劉晏少好遊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嘗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迹也因遊長安至一藥鋪偶問曰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兼覓藥看亦不多買某意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

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
談謔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
人云王十八遂去自後每記之不可求及作刺史往南
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
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訊郵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居
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于王十八能種所以館
中常有好菜蔬劉公忽驚記所遇道人之說乃曰園近
遠行去得否曰即館後遂往問見王十八衣犢鼻灌畦
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慄漸次問其鄉里家屬曰飄
蓬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益異之令坐索酒與喫固不肯

却歸乃詣縣自請同往嶺外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
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
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敝家人並竊
惡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
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
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忌之色但憂慘而已勸
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歎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
乃葬於路隅後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縣令郊迎既
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來應是不堪駢使劉公驚
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回劉公大駭

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覩鄰人曰王十八昨夜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反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冢瘞所空存衣服耳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扣門甚急聞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惟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出藥三圓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夫人曰王十八乃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妾僕使

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愧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圓可
延十載至期某却來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因請少
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
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
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
即愈且還某藥乃以鹽一兩投水飲之大吐吐中有藥
三圓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
劉公堂姪侍疾側遂攫其二圓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
汝有道烝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
尋病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高僧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食退即收所
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
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
察懶殘所爲非凡物聽其中宵梵唱響徹於上李泌情
頗知音能辯休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
之人通名而謁懶殘大詬覲面而唾曰是將賤我李公
愈敬之雅拜懶殘正撥牛糞出芋啖之良久而曰可以
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公盡食之後謂曰慎無
多語領取十年宰相公謝之而退後月餘刺史祭岳崇
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推倒凡山路行所爲大石

橫攔遂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鼓噪以推之人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塗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略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在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磐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衆僧皆羅拜見者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傷無由禁懶殘曰授我筮爲爾盡驅除衆曰大石猶推此物容易因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才出門見一虎銜之登山噬之人歎其不免數初懶殘居嵒久之嘗作歌其略云世事悠悠不如山坵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賞慕

夜月爲鈎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死
生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自寧萬法皆爾不死
不生兀然無箇事春來草自青其後李泌果入相一云
懶殘在石廩伏山妖而售寶被訟獄中卒乃尸解也

衡山隱者不知姓名數因賣藥往來衡岳寺寄宿或時
四五日無所食僧徒恠之後復賣藥至僧所衆見不食
知是異人敬接甚厚會樂人將女詣寺其女有色衆欲
取之父母求五百千俱不引退隱者聞女嫁邀僧往看
喜欲取之仍持金兩錠正二百兩謂女父曰此金直七
百貫今亦不論自金畢將去樂師時充官使倉卒便別

隱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餘里但上山當知也女父母事畢憶女乃往訪之正見朱門崇麗叩門隱者與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復饑留連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將還隱者以五色箱盛黃金五錠贈送謂父母曰此間深邃不復人居此後無煩更來也其後父母重往但見山草荒蕪不復人居方知是神仙之窟

李泌者肅宗朝隱於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宮室泌嘗採松脂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幼曾作詩云天生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

自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
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庵基見在煙霞峯得
元和先生秘語懶殘開發道業兩全其詩末句已先見
也

俞靈瑣者河間人居衡山九真觀後學道十餘年南岳
赤君憫之傳回風混合之道及守明梁之法二十年能
坐見天下事如視諸掌然自晦不爲異以驚人而人亦
莫知有道者也與談說多及四海九州遊歷事其貌常
若三十許人元和中郴州官吏迎候太守因集于觀門
靈瑣衣弊自若人見之亦不甚禮待忽歷諸官吏說其

祖父名氏狀貌性情職享年壽皆中衆驚異而禮之且
曰我偶然耳非所知也遂入閉關不出雖懇之再三亦
不復有言方知其異人常誦大洞經或絕粒或飲酒有
潘老仙遊岳與靈瑣甚款常養一龜廣四五尺力可敵
十人見者畏憚靈瑣乘之入九疑山樵者時見之

昔舜時有鳥如雀自丹州來吐五色之氣氤氲如雲名
曰馮霄雀能羣飛銜書砂珠輕細風吹塵起名曰珠塵
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得青石圓如珠服之不死帶
之身輕元和末仙人方回遊南嶽遇之七言贊曰珠塵
圓浮輕且明有道服之得長生王子年曰雲密峯流洲

岸亦有此珠遊人嘗得服之不死

劉元靖武昌人師王道宗傳正一錄未幾道宗將告寂以所有均遺諸門人元靖惟收圖書既葬於東山晴夜有炁出墓中高十數丈元靖異之遂開葬及發棺但遺衣被而已始知其師得道元靖感悟泛洞庭遊武陵復入南岳師曰先生因魏夫人仙壇乃有卜居意自壇東尋峻峯上十數里見一石穴南向闢以爲居引泉環流伐木誅茅前建上閣基局茶竈鑿石而成使君韓煜遊此命其閣曰會仙常以栢葉醞酒雖絕粒煉氣而一飲斗餘寶歷初敬宗求方士監軍呂令琮邀至譚州先生

曰某有山妻待妾以牛肉爲命若以爲術士恐將軍有
罔上之名因請羖肩自割以蒜菹而食之令琮愈疑因
爲摩足乞行先生不得已上道以十二月一日到京便
召於司政殿敬宗問以神仙之事師曰無利無營少私
寡欲修身出世之旨也上不悅而難作文皇放歸山李
訓欲用董昌齡自交廣乘傳過岳下禮先生先生曰觀
中丞王氣未動不宜有此行且徐之昌齡因緩轡入商
山訓果興亂朗州刺史唐仲妻病求符於元靖遂戒來
者曰此符當示使君無先於夫人使還仲已殂矣夫人
自愈櫓嘗聞先生門人趙中閑曰先生言董唐之事如

目擊中閑曰先生在中山多年境靜忽忽有所見亦無
指定之說會昌三年武宗奉元元之教將除佛寺徵先
生赴闕及對見武宗見神貌清古改容欽敬因問佛法
傾烈祖之風朕欲去之先生對曰釋氏久遠將遏絕可
漸革其弊卒有變更即繫衆害事却不利於道門又問
金丹之術先生對以至靈之物非深山獨往之士不可
得上日師其得之耶又對曰如臣期欲得之今實未有
得得即陛下不可見矣上賜練百疋及米麥飴蜜止于
太清宮時召入訪道每有恩賜先生立捨與監引勅使
及諸門至望仙門則已空手矣五年秋武宗微疾將傳

法錄內臣以趙歸真有私累嗜貨財推先生清淨可爲
帝師遂召入內居靈符殿武宗問受錄盟信歃血之事
先生對以至尊最重莫過於誠敬齋戒陛下七日齋三
日戒自可朝王帝矣不合以金玉髮血爲信斷髮歃血
非帝王之事金珎白璧非至尊之寶當時以爲中論及
事畢除銀青光祿大夫崇元館大學士號廣成先生別
築崇元館以居之後乞還山時上亦欲令茅山投龍遂
許自茅山歸南嶽武皇大漸道者許元長趙歸真輩十
餘人皆處極法上獨詔觀察使存問賜之束帛香茗等
初九真觀道士周混汙在岳中事望亞於先生朝之未

徵先生也有衡岳觀道士毛太元嘗夢真官執錄自天
降云以混汙爲大羅觀主太元因曰劉先生曷不先徵
乎真官曰劉君世業未盡徵則役爲仙官更不爲修行
人矣果如其說先生自朝歸岳歎曰吾今爲地仙數百
年恨不能脫身爲二帝所累今已計不及矣太中五年
冬十月有雲鶴頻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空及遷神日
惟杖屨在弟子呂志真亦得其道

謝修通宜春人也稟性和雅不好裝飾聞善則喜見惡
如探湯奉母至孝常懷悅色一夕夢冠褐者曰子骨相
非凡何不出家學道遂告母母允之於是詣南岳投衡

岳觀潘如松爲道士而寄籍焉因遊五峯尋訪靈迹一夕夢神人曰朱陵洞府未合居之後五十年再得棲此東有玉峯洞天福地亦朱陵之憲司子宜處之將有所遇於是修通省親而告母曰今值儉歲時凶難於給用母有所感宜往玉笥洞天可以修真若何母諾之遂肩與其母往玉笥山穴居數年甘旨之奉棗栗芋菜黃菁百合其後母即世塋葬訖復居三紀遇梅蕭二真人傳道行之後蟬蛻于清虛館之東隅復入南嶽隱真於洞靈原果五十年矣

元和中
有柳實元徹者居于衡嶽二公俱有從父爲官

浙右爲理庶人連累各竄于驩愛之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縣登州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蟻舟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誼譁舟人與二公僕使咸往觀焉夜將半俄颶風起斷纜飄于大海莫之所適俄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沮而陟焉見天尊像瑩然于案所有金鑪香燼而別無一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東海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俯聽良久乃沒去逡巡有紫雲自海而湧出蔓衍數百步有五色芙蕖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綺繡雜錯耀奪人目見虹橋忽展直抵于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盒持金鑪似蓮花

而至于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雙鬟叩頭
再拜辭埋哀酸求反人世雙鬟不答二子請益良久女
曰子何人而致此二子以事告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
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
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子拜而泣告天
師憫之曰子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慮尊
師語雙鬟曰子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
拜謁之禮見女子未笄衣五色文章二子告以姓字夫
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
元徹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拜遂

還坐有仙娥數輩奏以笙竽簫笛傍引鸞鳳雅合節奏
二子恍若夢于鈞天則人世罕聞見也遂命飛觴忽有
元鶴銜彩牋自空而下曰安期先生知尊師赴南溟會
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元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
曰與安期先生間閤千載不值南游無因訪話夫人促
侍女進饌玉器光潔與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饗尊師
曰二客未合餐然爲致人間之食而食之夫人曰然則
進饌乃人間常味也尊師食畢懷出丹篆一卷而授夫
人夫人拜而捧之遂告回謂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不難
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合

爲子師爾二子拜尊師遂去夫人命侍女曰可送二客
去曰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感謝拜別
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云來
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
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
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虬遞相繚繞爲橋柱石有
使者曰吾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爲此
行襟帶間一盒子盒子中有物隱隱然如蜘蛛形狀謂
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則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道遇
番禺少年情之至則有子未三歲令弃之夫人命與南

岳神爲子其來久矣中間南岳回鴈峯使者有事于水
府回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
二君子爲持此盒子到回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
有異變儻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當有報効爾慎勿
啟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
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日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禽
而應之事無不從意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
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爾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別橋
之已盡達昔日合浦維舟處回視之無橋矣二子詢時
代已十年也驩愛二州親屬殂矣二子惆悵問道將歸

衡山中途因以手扣玉壺遂有鴛鴦語曰當飲食前行
自遇俄頃道左有孟肴饌羅列二子食而飽數日尋即
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然二子妻各謝世已三日家人
輩悲喜不自勝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也二
子似厭世體已清虛觀妻之喪不甚悲戚因相共抵回
雁峯下訪使者廟以盒子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
噴雹折木拔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
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于南岳廟及歸
有黃衣少年持二金盒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持此藥
曰反魂膏而報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項

而活受之而少年忽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後共尋雲水
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悶然而歸因雪見老叟負薪
而賣二子哀老年而寒飲之以酒睹薪檐上有刻太極
字乃疑異之禮爲師持玉壺以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
此壺也往來數久甚喜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更不出
疑自此皆得道也

東陵聖母廟主女冠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嘗夢中被
人錄去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嶽遂以金鎖甲令
騎導從千餘人馬蹀蹀南去須臾至嶽神拜馬前夢中
如有處分嶽中峰巒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鳴驚

覺自是生鬚數十莖

馮惟良字雲翼湘人也修道於南嶽中宮與徐靈符陳
寡言爲煙霞之友香火之外琴酒自娛久之就降真堂
師田先生受三洞秘訣治病痊毒於元和中侍師東入
天台山而得道

唐貞元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十四眉如綠且長故有是
名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丈絹上繡法華經
七卷字如粟粒而點畫分明又善作飛雲蓋以絲一約
分爲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其中有十洲三島臺殿
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順宗歎其工

謂之神度爲道士賜號逍遙勅住南岳魏閣久之告期而羽化

先生呂志真不知何許人也廣成先生之弟子內潔而外和終日而閒坐似不能言者居南嶽隱真宮十餘年此後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謁諸門人之家常荷二大瓢藥物服飾經錄道具皆貯之善以藥術救人入林谷間虎豹馴之人問其道則默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曰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刃至志真謂賊曰此行皆吾弟子無得干之其徒歛衽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欲見之遂

於林中以繩繫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
嘗云先生初居石室時所處皆隘一夕致醺山開數丈
其中平敞有黑豹馴繞

衡嶽西原近朱陵洞其處險絕多大木猛獸人到者卒
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僧悟空常裹糧
持錫夜入山林越屍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
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跡祈憩於崑下長吁曰飢
渴如此不遇至人忽見前崑有道人坐繩牀僧詣之而
揖不動因默念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人忽起指
石地曰此有米及鑊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斗

餘即置於釜承瀑水敲火煮飯令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人笑曰汝食止此可謂薄食我當畢之遂喫便飯又曰我爲汝設戲乃處木梟枝投蓋危石猿懸鳥跂其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蓬轉渦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瞻歎尋路歸寺已經一年更無飢渴後亦修道不知所終

聶師道字宗微新安歙人也性敏悟而謙謹侍親以孝聞事問政山于方以十餘年傳法錄及修真之要因覽道傳有服松脂之法乃採松脂于百丈山夜宿於崖之巔相望三十里有石金山忽聞仙樂起於東南徐徐至

石金山自中夜達旦而止翌日往訪之皆同或曰採藥而聞仙樂豈非得道之兆耶後遊南嶽禮青玉光天二壇寓招仙觀辟穀七日入洞靈源訪彭蔡真人舊隱山行抵晚溪上見一樵人坐問師道子獨何往對曰聞彭蔡真人隱此願一禮謁樵人曰蔡真人所居不可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言訖荷樵入溪去水甚淺師道往則深矣樵人回顧曰五十年方得過此師道遂東行十餘里至草舍一所籬落雞犬見一人狀貌類農者年可三十許謂師道曰此來何求對曰尋彭蔡真人曰路上見樵者否曰然曰此乃蔡真人也師道

驚歎曰遇仙人而不識豈非命也因留宿榻下有鑪中有湯鼎存焉後有數磁盒環列謂師道曰置米未回盒中物可以喫從意取之師道曰遊山尋訪不以飲食爲念於是揭一盒視之乃茶也以湯點喫甘香異常再揭則不復開諸盒亦然師道不敢言因就寢日高主人未興師道訝而潛行約十數里逢一老人邀坐石上問之具以對老人曰蔡真人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汝道炁但濃而骨未就因折草一莖與師道莖若薑苗長尺餘味甘美復令飲泉水舉頭忽失所在自是喫草茶復覺炁力輕健愈於來時復招仙觀

道衆驚駭異曰去已月餘何如是之久耶山中無居宿處師道自驚曰才經一宿具以所見白之道衆復歎曰吾輩居此觀徒爲學道子一入山三逢仙人一宿已經月餘矣老人乃彭真人也既見蔡真人父子又遇彭真人得非修習之至耶久之以省親歸問政山每採樵斫藥皆以虎豹負歸母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我亦幸爲汝母已而復遊玉笥清虛訪梅蕭二真人三遊郁木坑冀一見之山行或逢一布衣烏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問以梅蕭二真所在且曰吾乃謝修通也吾居南嶽洞靈源溪彭蔡同隱二百餘年知汝嘗遊南嶽我適被

東華君所命爲玉笥山地仙兼管清虛館爾與我素有
道緣故得相見言訖忽不見師道復洞靈源已五十年矣
相衛之間有僧自少博習經論善講說每有講筵自謂
超絕然而聽者稀少財利寡薄如此積年真僧不憤遂
將經論遍歷名山以訪知者後遊湖外至南嶽衡嶽寺
憩泊月餘常於寺閑齋獨坐尋譯經論又自咎曰所曉
義理無乃乖於聖意乎沈思之次忽舉頭見一老僧杖
錫而入曰師習讀何經論究何義理僧疑是異人乃述
其由兼自咎曰若遇智者分別此事卽鉗口結舌無復
開演耳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度

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人無緣耳僧曰若然者豈終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試爲汝結緣因問師今有幾資糧僧曰自徂南方歷行萬里糧食所費皆已竭矣昨抵南岳只有大衣七條而已老師曰只此可矣可賣之以所得值皆作磨餅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相與持之平野之中散掇此物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爲弟子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亂下啄食地下螻螳復不知數老師謂曰爾後三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不用講說也言訖而去僧如其言後二十年却歸河北開講聽徒

動即千萬人皆年二十已下其老壯十無一二焉

唐時有一僧居于南岳 見一物綠毛覆體直至座前
僧曰貧道禪居不撓生靈神有知無相惱也此物曰子
知有晉宋乎僧曰自晉至唐四百年矣其物曰子知有
姚泓乎僧曰吾聞泓已死矣其物曰我即泓也其時示
之以死脫身逃遁遊行洞天福地飢食柏葉遍身生毛
唐代宗時有高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
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之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
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始居山西南崑之下人遺之食則
食不遺則食土泥如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至

幽都來求其道或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糲以爲僕
役後數年功成道備人皆負布帛伐木石委之岩戶不
拒不營祠宇旣具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餘則
與餓疾者不尸其功邊洞元洛陽人於嵩山鸞嶺遇道
後醉酒風狂混塵一旦歸洛陽承醉入水不復出而後
有客自衡湘來洞元於南嶽山託附書至洛陽其法屬
交友敘舊及墨遂乃洞元親染人皆曰水仙

長慶中有馬拯處士性閑清虛好遊山水不擇險峭盡
能躋攀居于閩中因詣衡山祝融峯伏虎師佛堂道場
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三笏于佛榻上見一老僧眉

毛俱白狀貌魁梧甚喜拯來拯使一僕挈其囊僧日暫請郎君僕夫至近縣市少鹽醢拯許之僕乃持錢下山去僧旋亦不知所向續又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沼告拯曰適來中道遇一虎食一夫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即拯僕使爾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鄴衣衣禪衣乃老僧也拯愈怖怯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食如何僧怒曰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鵙鴞無信偶語耳拯細窺僧口吻猶帶殷血而不欲言二人跲其食堂牢扁其戶明燭

伺之夜深聞戶外有虎怒首觸其扇者二四賴戶壯而
不墮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內土偶賓頭盧者
久之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且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
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後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
其義曰寅人乃僧虎也欄中水即井也午子卽我也艮
畔金者銀也其下兩句卽不能解及明僧扣門乃曰卽
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起開食糜畢二子計之曰此僧
且在我等無敢下山去乃召僧窺井中云有怪物僧細
視次二子推僧墮井乃化爲虎以巨石鎮之而斃二子
遂取銀三笏而下山僅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弮

弓了上其樹而爲柵居之語二子曰無觸我機兼語二子曰山下猶遠虎方暴何不且上此柵來二子悸慄遂攀緣而上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女人歌吟者戲舞者忽至弢弓所衆怒曰朝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和今方追捕次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並聞其說因詰獵者曰此是張鬼乃虎食之人也爲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姓氏曰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士偶詩下句今有驗矣牛進即特進也將軍即虎矣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纔却登柵果有一虎咆哮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第三班貫心

而踣逡巡諸倭鬼奔走却回伏其虎前哭甚哀曰誰人
又殺我將軍二子因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生遭
虎噬死吾今爲汝報讎不能慙謝猶敢慟哭豈有爲鬼
不靈如是遂悄寂忽有一鬼荅曰都不知將軍乃虎耳
聆郎君之說方大惶悟躡其尾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
二子分白金一笏與獵者而歸出傳奇

向子文長沙人寶歷中得官衡州貧不能歸愛山水之
勝一旦謁嶽神廟時當盛暑留宿旬餘忽有一人青巾
紫裘面如琢玉神色威整鬚眉如畫子文異之骨相非
凡翊旦往見問之乃曰余龔慶長也世家洛陽少遇司

馬隱元于鳴臯山下隱元者自是委羽洞天之靈官也
凡五嶽四瀆洞天福地各有靈官主之較量功罪採訪
善惡聞于九天使者府隱元謂慶長曰汝宿生常居要
職有辯冤雪死之勞當時士民陰受汝賜逮朱泚僭逆
仗節死事忠憤之炁毅然不衰故得再生爲人他時通
悟必能記憶矣九天使者錄汝之功命我授汝石精金
光藏景錄形神劍之法中黃太一默朝之道因得度世
近登紫霄峯望炁見嶺外妖炁氛欲往攘除經過嶽祠
故來朝謁子文爲之致躬慶長顧侍者取琴鼓之其曲
名曰金鯨躍海雨滴秋荷醉淘月白雲引之類音韻清

越非凡聲也陪從連日臨別子文再拜言曰幸得際遇
欲從先生南遊可乎慶長曰未可也汝當仕進更十八
年中條山相見子文再拜乞言慶長曰學先乎功行逢
時得志汝宜勉之至于吐納服餌乃其餘事子文懇請
再三慶長曰當俟後會子文曰更有教戒誓當稟奉慶
長沈思良久云汝父祖旅殯僧舍頗苦鬼役早卜吉壤
以終大事子文流涕拜謝翩然而去

練師聶紹元幼而雅好詩書老莊文列一日詣金陵師
方外高明昭受戒錄是夕夢入一城官府嚴肅中有朱
衣者按几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開籍籍云聶

紹元十八入道二十受上清卑法二十二往南嶽遂掩
卷而悟久之自金陵還問政山築室以居不偶世俗自
號無名于世多以鍊師稱之每侍母極勤瘁一日晨起
沐浴曰我伯祖戒云吾家世世宜修煉可率勵勿忘太
上教俄有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望見者疑爲
火所焚即之則閒然無他但紹元已化矣四鶴與神光
亦冉冉而去詰旦莊隸來云鍊師與三道士衣緋綠乘
耆從者數輩悉冠帶南去鍊師回首曰我往南嶽矣
潘發字文伯隴右人自幼參受法錄徵召鬼神行符施
藥濟人病苦遠近稱之於元夜入靜精益南岳真官云

昨天臘日東鄰攝召東岳云已得開度南岳受生未審
東嶽攝魂考過南岳練度法主復掌何事真官夢云五
嶽方面分野之屬洞天福地名山溪廬各有主司人間
功罪國之財賦器用泊水陸衆類火嶽管四瀆四足負
荷之屬又云南嶽有赤脚仙人子勤修德必際遇之乃
予師耳乃李守微也

北夢瑣道士秦保言勤於焚修嘗白南岳真君云上真
何以須紙錢爲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
吏所籍吾何須由是嶽中益信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

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不雨其兄希震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諠譟連召希震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被其首已碎令視信扶上以帛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烈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親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秘不敢言此夕有物如黑幕突入堂前即時而卒

開寶年中有率子廉者本南岳之耕民獷戾愚無取衆皆謂率牛一日厭爲農時乃投衡岳觀李尊師出家未幾披戴爲道士後衆舉於紫虛閣住持非當其才但令彼洒掃而已子廉得此欣然而往常恃酒狂醉往往倒

臥於衢路或山谷之間雖風雨暴作虎狼闖見蔑如也
一日禮部詔帥臣王公祐禱南岳公爲性簡傲時山中
道釋悉奔祇謁及行祭禮畢忽問左右曰吾聞有魏夫
人壇安在對曰即紫虛閣是也有主否曰道士率子廉
一人何謂不來參謁荅曰子廉本山下之農夫殊無他
能人皆以率牛呼之性好酒不來參謁必酒病也公乃
逕詣閣見子廉果中酒首不能舉視其生涯只有破鐵
銚及缺磁碗器數事而已外索然無覩公呼之但努目
注視曰深山道士罕遇酒遇酒則大醉所以委頓如此
望明公不責公大喜以爲任真守朴信所謂道人也翌

日與同舟而歸府置之於水閣中經月使之將行復謂
之曰尊師韜光內映之人也誠所珍重幾欲作成一篇
爲王事所迫矻矻未暇五七日間詩成當令送上幸勿
訝然子廉歸岳數月未聞至公一夕因觀書倦而假寢
恍然見子廉遽入府主曾云詩許以五七日爲約數月
未聞得非事有所廢忘乎言訖逕去公覺甚懷感愧遂
乃燈下爲三絕仍加序以寄之詩曰古屋當崖映月開
年年常伴白雲閑餼糧丹火何從出四面無人見下山
下瞰虛空臨絕磴上排煙霧倚山巔四邊嶮絕無猿鳥
獨臥白雲三十年心意逍遙物莫知山中山下識人稀

想君絕累忘塵境不是王喬即令威翌日命寫於版遣人賁送南嶽懸於本閣子廉曰我則何用以慰閣之清虛爾本詩石在縣之江亭熙寧間碑爲火所焚今銓德觀復刻石記之東坡居士序兼書紹興中住持黃庭觀道士陳子常再刻之於本觀閣下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子廉忽使人白衡岳觀李尊師云以他遊故來辭請令人來照管師得之云此人士木愚子盛暑何往遂親去訪之至則奄然師謂童行曰吾不料率牛先知其死日耶遂以禮葬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回於南薰門外忽遇子廉相叙契闊其詞甚優逸日尊

師歸岳中否曰思欲一看京師臨行蒙尊師臚送甚厚
欲奉一書致謝勞大德爲達之還可否守澄遂領書往
衡岳李尊師處開對之則六月十七日書也遂發其冢
而觀之但遺一拄杖并鞵爾

乾德二年雲修南岳廟塑繪鬼神及人馬尤多忽一日
一時嘶噉旗纛盡皆倒而西指工人役夫皆怖仆于地
良久方甦廟乃具事由申舉本州按驗得實然後飛奏
考其月日破蜀之日也朝野莫不異之

樂學士史景德末爲西京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冠服
稱帝命來召俄宮闕壯麗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旣陞

見帝謂曰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
嗣汝往勿辭頓首求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旁
拱立者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嘗酣于酒明年果生
仁宗皇帝

此一段與本朝實錄甚異今亦存之

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狀貌迄今
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可愛肌若截膏眉目踈秀唇若
積朱齒如排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大小皆得其歡心
時人呼爲笑先生也或遊旗亭遇廢民日於道路探懷
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軫救疾苦 仁廟聞先生之
名特召先生上殿賜坐及茶館先生於芳林園告去

帝賜號南岳養素先生先生乃往南岳招仙觀是時學士賈昌朝贈先生詩云聖澤濃沾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爲巾祝融峯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錦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仙豆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雲橋跪禮人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窺牖望之但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話少刻先生一日沐浴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願先生位號但不願拒聖君之意今當去矣乃奄然先生多遊西川亦來湖湘今人時復見之

王靈輿晉陵人幼自廬阜庵居後遷南岳中宮修真煉
行一紀道成復朱陵之東旦暮朝斗祈感上真而後昇
舉今宮前有片石其文細如磨礱者昔真人朝斗之石
也本宮舊有田地數頃爲別宮所佃景祐乙亥年正月
樞密學士富春公孫沔爲御史 上因問事忤 旨貶
永州市征仲秋抵宮下十月十八日就枕酣寐夢遊清
都觀其觀數軒竹樹蕭疎潔洒可愛有衣冠四人中有
峭峻端秀微有鬚黃衣道士服頂紗巾前揖公曰賦壽
甚遠恩命將至矣某有田疇乃衡山邑君之部中也幸
惟顧屬之公時在夢中心自惟始被遣左官何遽有恩

典此皆術士妄言也道士曰何不相信之良久曰足下
心胃間有誌大如錢公惟默未嘗有試退手袖中捫其
所如其說道士曰則向之言不誣矣公益謝焉乃唯而
退又連呼之公回眄間復言曰某姓王氏幸記勿忘俄
頃遂悟訝然風度眉宇歷歷可記心目間未幾奉 詔
移倅長沙十二月赴所官至衡岳觀禮星像目九仙宮
左右列真仙四人王中者乃夢中所見顏貌暗符而衣
冠則異因觀其傳記且曰中尊姓王始覺其姓與夢中
所說契矣公雖訪其本觀所在且擬日受暑迫於期會
遂不及往明年孟夏刺史當奉 詔禱岳以疾不克行

公實代往至昭潭晝寢舟中忽如聞空中有語曰移命
將至所禱之事竟不爲理何也忽然四顧無人自呼舟
中後使皆自舟後至者索其語言之人悉無得焉公思
豈九仙未往有是異也翌日至其岳祀事畢詣觀中見
古屋塑像位於中者榜曰王靈輿真人其顏狀衣巾乃
夢中所見無毫髮之差公藝香再拜感歎久之遂與縣
官推之逾年果得若干田土屬鄰觀歲收地利因而申
明勒還舊管集賢章公岷作篆刻之石記之并張覲奏
復宮額內一記八分書存焉又觀之西北五里有崑一
所深下平坦三四丈是

國家昔日投金龍之所深下透雲密峯斷石源傳云前洞是朱陵洞天之東門也中洞後洞在靈境之西亦洞天之便門也

陳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入一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青精先生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爲直言極諫臣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岳陳曰堯者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德而王弃天下而位神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辭以名宦未立俟他日應乃許以十年爲期旣悟甚惡之爲異夢錄以自寬明

年登甲第調官全州判官道出嶽州南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召遽驚覺喟曰豈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復執書秩臥讀之晚食具呼之已逝

劉山甫隨侍官於嶺外北歸泊舟洞庭登岸見北方毗沙門天王廟祠因謁之見廟宇頽圯乃題云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坐塵自是神仙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神真曰我南嶽神也汝何相侮俄而風濤大作舟幾覆悔謝徹去詩牌乃止

尚書郎李觀爲進士時遊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忽有負竹奩釘鉸具者謂曰子往南嶽謂我問養素先生十

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以語元道大驚曰真人眉
間有白誌乎曰然是海蟾子也吾義聖胎以成患無以
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問相及而不得接吾
之不遇斯人命也

神宗朝章詒字隱之成都人自幼不羣天才卓異修舉
業之暇精妙於易注太元經至九卷忽晝寢夢見揚子
雲曰太元猶如一浮圖有十三汝注至九卷機豈易泄
耶詒覺甚疑異之後畧注至十卷進上

帝喜賜爵不受封爲冲退處士嘗與邵雍康節友善因
遊廣漢金鴈橋見一童年十二鬻詩詒喜之拉同歸更

名經童謔常看黃庭經凡看罷童竊窺之一日有青衣
童持書至謔接書已失青童謔觀書皮云南嶽布衣真
一子書至西州沖退處士處閑及閑但只一章詩云未
遂山中吟時聞世上音笑言失真詮塵穢濁神襟歸植
南園芝馳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然生瑤琳謔因遊
西溪偶濯足有異人李士寧訪之謔遽云足濯西溪流
去水李速應云手持南嶽寄來詩謔驚而笑曰何以知
之李云久矣李辭云吾先往南嶽君宜早來自後李不
復見經童忽一日告去謔曰汝欲何往童曰先往南嶽
候先生謔曰汝何知之童曰久矣童坐亡逾月謔別相

知而尸解嘗煉丹後服丹化如蛇蟬也今人時見之
於南岳段願言弔之詩畧云尸解去難尋空留一鼎金
西州大隱沒北極少微沈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
大名或聞蟬蛻弃遐齡青城已結神仙侶碧落俄沈處
士星金鼎煉成丹汞藥玉堂傳授太元經平生是我深
投分自愧無才與勒銘

周琬湘中人艤舟南沙夢二吏引入南嶽廟內陞殿王
起接之曰知入京銓欲率留在此亦與人世之樂不
殊琬曰名宦未達且欲赴銓王曰如此則不敢奉縻也
乃作詩送周琬曰住此既非樂捨此去何圖若問青氈

事惟留一角書至京調中年尉忽臥病旅中且慮不起

作妻子書一角封畢而卒

此一段與陳良卿事類辭殊今兩存之出洞微志

衡嶽泉禪師南人也名谷泉少聰敏性耐垢污大言不遜流俗憎惡造汾陽昭禪師密使記南歸放浪湘中與虎湫蛟穴爲伴因遊南嶽雲峯寺住懶瓚巖又移芭蕉庵復遷寶真大書壁曰予此芭蕉庵幽古堆雲處千般異境未暇數且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食大紫芋而今拋之去不知誰來住寶真庵最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大蟒蟠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夜不見明日杖山策遍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

洞負一石像至南臺約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
洞僧亦不知其去因相傳云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
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
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鉢中衆喜出望外
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瓢來往山中人
曰瓢中何物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不誰管你誰是不
管底着箇破紙襖一味工打睡金烏住東上玉兔從西
墜榮辱何繫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閑走南
山與北山醉臥山路間值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
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畜一奴名謂古

日令拾薪汲澗或呼對坐嵒石間贈之以偈我有山童
名調古不誦經不禮祖能搬楸枰禦冬寒隨分衣衫破
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呵呵呵有甚討
處

張君猷爲湖南漕過南岳自肩輿中見路左一道觀甚
麗榜曰朱陵宮遙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意欲
下而從騎半已過明年再經其地求朱陵宮無之父老
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其下乃前所見朱陵宮之處
才小屋一二楹其變異如此

此一段與張微言意
同辭異今亦存之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去至衡山褐巖寺方夏

四月晚遊寺前兜率橋見潭下峭壁間有僧背負石而立師立夙聞人言此地有羅漢隱見不常且憶藏經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竦然敬視忽壁開尺許僧入其中復合無纖罅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獨少留二僧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以爲意俄亭西南角有扣柱者繼即伸手內向漸進不止時幾過五尺立戲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漸退少頃又聞扣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即見形又一食久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如嬰兒初生指狀立頗恐即下山

紹聖中宜春李觀守臨賀有一叟曰陳非自羅浮山來
觀延之因詰其年日五十歲語次因問呂真人叟曰昔
見之於南岳陪速數日自云近遊巴陵見老木精留一
絕於白鶴寺壁臨別謂觀曰我一百二十六歲矣前日
驟見不敢言懼見疑也今已別言之無害再復南嶽矣
觀計此叟亦真人之流也

隱逸

皇甫名渙字致遠開封人也賦性閑淡有敏識卓見修
舉業之暇尤妙於三元知命不負學作黃冠在京東太
一宮受業舉止狀義而不朋政和初 朝廷興道學先

生向化次年攻試辟雍作魁

聖覽程文

金壇郎不

就乞換自在公患野裝游歷尋訪於西洛遇至人馮野
人得其道要後遊南岳棲凌虛臺會真觀思真已 皇
帝詔赴闕居太一宮高士寮後乞還山居汝水而坐亡
人有蔣風子者本邵陽之居民賦性愚直言無忌憚人
事不入或有小疵不拘責賤面而伸之周游南嶽見中
嶺陡峻出意修之亦不知其宿食之所忽日有樵者慎
青巾負薪而鬻之曰千辛苦而食用不給與子一粒藥
吞之力可倍矣自此但飲酒水而已衣衫盡弃寒暑不
問衆謂之曰風子常倒臥衢路雖勢位不能屈毒藥不

能加虎狼無所損獨行自語人莫之測皆逆知人意逮
今見之三十餘年浩然如故

近有皇甫坦者字履道西蜀人也賦性穎達立行清高
道學兼該不類常輩通老莊之外尤精於術數嘗游岷
峨訪天師治所遇唐朱真人得其元奧又常以氣術治
人疾病又示以經字言人吉凶或波孽少剩或點畫草
真人詰之則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禍福無不備矣迺還
謁平都歷荆渚過洞庭凡所到處遇其窮廢並蒙恩惠
道行愈超聲流於朝紹興二十七年 皇帝徵之赴闕
及登對荅問稱 旨 主上深加禮待後乞還廬山結

庵於撥雲峯下以畜精神二十八年秋 太上皇復下
詔命 御製詔書曰先生清標孤映寄迹物外糝糠塵
俗嘯詠煙霞信可樂也去秋爲別俯仰周歲興懷晤言
馳神緬邈討青城會友於元覽白雲遂無心於帝鄉也
秋涼甚邇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踐言則騎鯨御炁冷
然無難行且湘雲橫素桂子吹香燕館超然下風問道
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爲問殘暑在近益保清虛後令先
生降香於南岳隆興改元 太上皇退居德壽宮又下
詔徵先生每問道要皆稱 旨復令先生降香於南嶽
兼賜

御書黃庭道德陰符三經

御製詔書曰自退處別宮

日以頤神養志爲事思見風采款親道話幸早命駕少
同閑適專信奉速用伸至懷 上又令書院待詔寫先
生神 上親贊曰皇甫高士眉宇列仙以道興世孰計
其年孤鶴在野白雲行天掀髯一笑合乎自然

右此一段亦教門之盛事故全錄之大抵探幽蹟隱
負步游方尋師訪道須誠心格志柔外寬中者凡所
會遇無不潛符則知至道果在我也道果在我升度
南宮不亦宜乎故前所謂欲升南宮先度朱陵世諺
云不遊南岳陰簿不削信不誣矣今則逮至我宋運

值昌朝異人高僧隱士接踵而棲者亦不減於古矣

南嶽總勝集卷下